金史詳校

金史詳校卷十

烏程施國祁學

卷一百二十五

文藝傳上

序　取汴經籍圖　圖下當加書

韓昉　天慶二年中進士第一　遼天祚紀是年放進士韓昉等七十七人

乾文閣待制　燕雲錄丁未六月國裏朝廷指揮送南人入員爲太子伴讀令歸朝官待制韓昉館伴赴御寨案傳脫書歸朝字遂不知昉以何官入金或即此待制耶

明年加昭文館直學士　弔伐錄天會五年冊大楚皇帝文云遣使特進尚書左僕射同知樞密院事監修國史上柱國南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食實封三百戶韓昉　案此多借遼銜並非實職不足據

改禮部尚書　弔伐錄天會八年冊大齊皇帝文云副使尚書禮部侍郎韓昉　書下當加監修國史紀

遷翰林學士　案熙紀天眷二年六月有論唐太宗明皇語傳略

蔡松年　靖以燕山府降元帥府辟松年為令史　燕雲錄燕山蔡靖其子松年與眷屬同處金人養濟甚厚與

渤海逋事道奴燕市中合開酒店　王繪紹興甲寅通和錄金接件使李聿興云蔡大學兒子松年見在三太子處作令史

松年爲太子中允　松年當刪

松年爲行臺刑部郎中　松年當刪

薦松年爲行部員外郎　松年當刪

松年素與穀不相能是時宗弼當國　十四字當刪

由是搆怨　此下當加是時宗弼當國

是歲松年遷左司員外郎　是歲松年四字當刪　案上文兩是時下文一是年可厭

而海陵以宗室子在宗弼軍中任使　十四字當削作海
陵同在軍中
遂以□□□□□正旦使　空五字元作松年爲賀宋是
南本注缺四字非　松年當削　案紀表皆有賀宋文
松年字疊見可厭
海陵愛宋使人山呼聲　張端義貴耳錄孝廟時取北人
于閤門充贊喝聲雄如鐘有京洛氣象嘉定來多以明
台溫越人充聲皆鮑魚音矣
子珪　部曲錄蔡珪字正父餘杭人蔡靖之孫松年之子
狀元楊建中榜及第葛王立除刑部侍郎

初兩燕王墓至據葬制名物款刻甚詳　一百十三字當改作初中都東城外有兩燕王墓俗傳六國時燕王及太子丹之葬海陵廣京城圍墓在東城內嘗有盜發其墓東墓柩端題曰燕靈王舊珪定爲西漢高祖子劉建舊柩古字通用其西墓蓋燕康王劉嘉也作兩燕王墓辯據葬制名物款刻甚詳時人服其精當　案文敘次雜亂爲之易其位置節其閑文語氣稍順　夷堅志金天德三年五月以燕山城隘而人衆欲廣之其東南隅曰道州門西南曰西京門各有高邱俗呼燕王塚不能知其何代何王也及是立標將定基址東墓正妨礙郡

民于中夜聞人聲云燕王遷都皆出而觀之見鑾輅儀衛前後雜遝燈燭熒煌香風襲人羅列十里從東邸至西塚遂滅明日復然民以白府留守張君爲請于朝乃枉其壘以避之　案此宋人傳聞之譌

安國軍節度判官高元鼎至官贖外並的決　一百六十七字當併作安國軍節度判官高元鼎以監臨姦事求援珪坐與王倫任詢閻恕高復亨翟詢等受請屬各笞四十　案文藝傳不合入此等事且珪係坐累者總屬閑文作手止圖文字稍長耳可厭

有補正水經五篇　歐陽元圭齋集補正水經序略云金

禮部郎中蔡正甫作補正水經三卷是書因宇文氏有

經傳相混之說而因以正蜀板遷就之譌其詳于趙代

間者則因景純之所難若江自潯陽以北吳淞以東則

又能使道元之無遺恨者也　案序云三卷乃知史文

五篇之譌至中州集作補亡四十篇尤非

作南北史志三十卷　中州集作六十卷

文集五十五卷　陵川集有讀蔡正甫集後詩

吳激　命爲翰林待制　此下當加天會十四年使高麗

表

馬定國　作辯萬餘言　案定國石鼓辯主宇文周時所

造文佚不得見姚氏殘語載其畧云温彥威使三京得僞劉詞臣馬定國文云石鼓非周宣王時事乃後周文帝獵于岐陽所作也史大統十一年獵于白水遂西狩岐陽後人駁之者復齋碑錄研北雜志西神脞說趙古則石鼓釋文序金薤琳琅金石史等書取之者熊仁本石鼓論箏乘通雅金石文字記等書紛如聚訟余謂石鼓乃無年月古刻其文初未標明周代徒以文近車攻吉日之詩臆定爲周宣王猶以壇山刻石吉日癸巳文近穆天子傳定爲周穆王實則無徵不信固屬可疑乃疑之者又强指爲北周仍必泥于周代殊不可解至定

國之文稱西魏文帝爲後周文帝舛謬如此而人猶信之尢不可解要之石鼓時代雖難于臆斷必是先秦古物鄭夾漈摘岙殹二文與秦斤秦權同疑爲秦刻亦不然也

任詢 書高于詩 書北作畫非

北京鹽使 案蔡珪傳宛平主簿婁室碑大名路都總管判官傳略

趙可 號玉峯散人集 案歸潛志可有讀碑事傳略

蕭永祺 同修國史 此下當加三年使宋還

胡礪 部曲鎌胡礪字元化山東密州人少被掠 韓昉

使從𧷤狀元及第是年出好生德洽民不犯上賦題亮

時爲刑部尚書葛王立改翰林承旨

行臺平章政事高禎之沛 禎當作楨傳

禎責之 禎當作楨

禎曰 禎當作楨

禎壯其言改謝之 禎當作楨 改下當加容

歲民錢五千餘萬 歲下當加徵

百官賀於廟堂 廟當作朝

再遷侍講學士 集禮貞元三年十月撰慈獻皇后謚議

年五十五 寰宇訪碑録胡礪碑劉仲淵撰張秪正書明

昌七年十一月鄞范氏拓本

王兢　詔作金源郡王完顏婁室墓碑　作當作校　高

士奇扈從　東巡日錄云大金壯義王婁室墓神道碑

高八尺八寸寬四尺五寸厚二尺二寸頂高三尺上鐫

翰林院直學士中大夫知制誥兼行祕書少監虞王府

文學輕車都尉太原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賜紫金魚

袋王彥潛撰文奉政大夫大名路兵馬都總管判官飛

騎尉賜緋魚袋任詢書丹額篆大金開府儀同三司金

源郡壯義王完顏公神道碑攷金史王彥潛姓名爵里

俱不載別載王兢奉詔作婁室墓碑以行狀盡其實請

國史刊正之其名其爵與此不符今碑文鑿鑿可據足
徵金史之闕略云　案高錄據碑駁傳是也竊意史館
撰文必送太常校勘無競爲博士得預此議故下文有
刊正國史時以爲法等語改作爲校庶可爲讀人解惑
否
擢禮部尙書　部曲錄王競字無競相州人乃本朝王炎
親兄嘗爲禮部尙書
是歲　當作十月
四年卒官　年下當加詔禱雨于北京葬
競博學而能文　而字當削

善草隸書　集禮天德二年篆永甯永壽兩宮冊寶又征
單皇后冊寶又太妃蕭氏冊寶貞元三年篆慈獻皇后
冊寶大定三年增謚睿宗并篆寶
兩都宮殿榜題皆競所書　圖經中都城各門外則墨書
粉地內則金書朱地皆故禮部尙書王競書
楊伯仁　孟宗獻發解第一　孟上當加大定三年
稱之　此下當加曰
改著作郎　改上當加伯仁
入爲左諫議大夫　此下當加使宋
池寒　池當作地

鄭子聃　部曲錄鄭子聃字純夫大定人先于亮初僭時楊建中榜第三人及第出天錫智勇正萬邦賦除翼城丞被召除書畫局直長至貞元四年亮令再試狀元及第是年出不貴異物民乃足賦爲翰林修撰尋遷修起居注葛王立除殿中侍御史兼侍讀學士　齊乘金末內翰鄭子聃知沂州作十愛詞云我愛沂陽好民淳訟自稀誰言珥筆混萊夷行見離離秋草鞠圜扉　案子聃海世朝人于氏以爲金末誤

篡弑　篡當作纂

兼直學士　此下當加使宋還表

覺懷英　應舉不得意　應上當加懷英

累除汝陰縣尹　尹當作令

能屬文工篆籀　寰宇訪碑錄憫忠寺禮部令史題名記

大定十八年撰行書直隸大興重建惲國夫人殿碑二

十一年撰分書山東曲阜舊縣村天封寺碑二十四年

撰正書山東泰安石峽村王去非墓表二十五年撰分

書山東平陰祝聖壽碑明昌元年撰分書山東濟甯普

照寺照公開堂疏六年撰分書山東濟甯棣州重修廟

學記六年撰趙渢正書山東惠民州學王荆公詩刻六

年篆書山東濟甯重修文宣王廟碑六年撰分書山東

曲阜普照寺照公塔銘七年分書趙渢撰山東濟甯十
方靈巖寺碑七年撰分書山東長清孔廟杏壇承安三
年篆書山東曲阜谷山寺記泰和元年撰分書山東泰
安
六年有事于南郊　六當作七
謚文獻　滏水集有文獻党公碑
卷一百二十六
文藝傳下
目　王庭筠　此下當加注子曼慶
劉從益　此下當加注子祈

趙渢　大定二十二年進士　此下當加由襄城令入爲
應奉翰林文字入謝上謂宰臣曰此党懷英所薦耶對
曰諫議黄久約亦嘗薦之
周昂　年二十四　中州集作二十一
起爲龍州都軍　龍州即隆州　官志諸府鎭都軍司都
指揮使一員正七品
王庭筠　河東人　河當作遼　案金石萃編博州碑陰
後跋云金之河東與唐宋異非也
劉昂　李純甫故人外傳云　八字當刪　案句法非史
家體裁且攷中州集所引屛山外傳語乃上文張秦娥

事故遺山下此此語作結若下文昂早得仕云云自是遺
山自敘並非外傳文紕謬抑太甚矣
宗室從郁　案柏鄉縣尉藺君碑後有皇叔觀察使從郁
詩刻見河朔訪古記即此
劉從益　天會元年詞賦進士　元當作二　士下當加
第一
其歲入七萬石　七當作二
流亡歸者四千餘家　中州集作二千
吕中孚　中孚有清漳集　有上當加孝友純至雅爲鄉
人所稱累舉不第以詩文自娛　案史既特爲中孚立

傳豈得僅以有淸漳集四字了之中州集本傳數語必應補入

召爲官教　官當作宮

李純甫　正大末　當作元光間　案此承歸潛志之譌張子和儒門事親純甫卒于元光時

王鬱　少居釣臺　釣北作鈎非

宋九嘉　入爲翰林應奉　爲下當加右警巡使

李獻能　文刻意樂章　文元作又是

王若虛　章宗宣宗實錄成　章宗二字當削

好問張信之喻以立碑事　好上當加元

乃令子忠先歸　六字當刪作乃　案遺山集銘文先有

嚴公遣子忠偕行故後有遣歸之語本文上旣已節去

子忠事下文仍著此語是何根據

前行覘夷險　前北作同非

王元節　大定三年　定當作安

麻九疇　以誤出　出當作黜

及知嘗師九疇　及當作乃

盡博其學　博元作傳是

劉微　微當作徵

李汾　呈翰表　表當作長

元德明　歷內鄉令正大中爲南陽令　十一字當改作
正大中爲鎭平令轉內鄉丁母憂再辟南陽令　案史
文先內鄉後南陽與陵川集銘先南陽後內鄉皆非也
今据大德碑本改定又兩碑皆云天興初入翰林知制
誥第攷鉄大梁事崔立變後止稱左司員外郞縱有此
命亦出立手史不取之是也
卷一百二十七
孝友傳
陳顏　顏艱關渡河　艱當作間
孟興　興下當加雲內人

王震　特賜同進士出身　特上當加明昌三年

隱逸傳

序　其立心造行之異同　同北作固非

褚承亮　河朔訪古記眞定西關外社壇西北隅城濠之側眞定縣境上也有褚先生墓墓上小碑一通十二月謁拜墓下

王去非　党懷英醇德王先生墓表先生諱去非字廣道上世東蒙人系出瑯琊諸王遷居平陰之石峽邨其先世曾祖及祖臻考通皆有隱德先生束髮知學問爲文章不屑爲進取計嘗試有司不合卽屛去舉業益探六

經百家之言務爲博贍精詣雜取老莊釋氏諸書采其理要貫串融會歸諸大中要本于吾儒修身養性之道自信而力行之其發于情接于物者求諸古人或難焉鄉人化服翕然咸尊之先生無他營獨妻孥耕織以給伏臘弟子贄獻資以惠人十常居八九人有求貸者先生不能給更貸諸富家約以時償及期其人以窶告先生曰信可失乎賣田代償之棄其劵不復問嘗適野有遺金帛于路者爲守視不去須其人還訪與之門人班忱親老子稚不能朝夕女巳及笄先生爲辦妝具擇士壻嫁之因以成家賴以婚娶者甚衆比鄰有喪東出則

犯禁而眾不利南則鄰者忌之西北則人居不可行先生曰世常有死而不得葬者葬而害衆甯獨任之乃壞其鬬室之壁出焉里中惡少嘗遇醉酒嫚罵先生恬無慍色復引之坐罵益甚久之始去明日惡少來謝先生爲避不見或曰彼恃酒以逞謂當少加責誚奈何反避之先生曰彼之來旣知過矣見之必重其愧是以避也惡少聞之感服更折節爲善先生之教人皆因其材而勉其所可至凡所荅問得孔子教仁教孝之意或挾他道見則就其所學而引之正有問以釋氏之戒定慧道家之攝生者則對曰易之寂然感通中庸之中和詩之

思無邪非定慧與孔子答顏淵視聽言動勿以非禮非戒與易之愼言語節飲食孟子之養心寡欲非攝生與葢未嘗深詆佛老而其徒往往自棄其學而學焉先生制行不爲崖異有請焉無賢不肖必爲之盡言或怪其不擇曰善者我進之不善者我勉之誠均入于善奚必擇焉故受業于門者人皆以爲厚于己也先生殁門人議謚之旨曰先生之德所謂大醇者非耶乃名曰醇德於是進士楊好古以太山先生李守純之狀與涿郡軍事判官東平趙渢所錄事實來京師屬鄙文以表諸墓懷英昔年宦游山東是時東阿張子羽茌平馬定國奉

符王頤東平吳大方與其兄大年郭弼趙憲懿申公綽諸公與先生相友善講論道義援據古今以孔孟所傳爲諸儒倡其後出者閭于朝處者行于鄉雖隱顯不同而皆以先生爲歸諸公相繼棄世幾二十年先生獨無恙其力道益强傳道益宏信于人者益著士大夫聞先生之名過者必見車者必式石峽舊以安樂名鄉後邑之賢者改曰居賢者其行也先生有曰君子得志則行道不得志則明道不必與邪說辯辯而勝尤激怒之其害道滋甚故孰將闢之甯自翼之孰將驅之甯自扶之邪說之勝久矣善爲道者其在扶而翼之與盍與韓愈

歐陽修同所以行之或異二子達而顯其用力易故決以剛先生窮而約其用力難故順以化所遭者然也故予論其功與二子表裏云先生性非書無所好晚歲構堂曰困拙日以名教自樂蓋得于性命之說爲深死生之際泊然也大定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終于家享年八十有四諸孤與門人以明年正月二十有五日奉先生之喪葬于三山先塋之側先生前是以年得官九品及葬遂以其服禮也葬之日四方來送者三千餘人叢立巨崖爲崩嗚呼異哉銘曰古學搶攘道有裂逕歷滅性恣剽竊已潰不支矧可遏或激其瀾益善決惟

韓歐陽道末溺偉哉先生復世出所遭雖殊用則一守經會異正塗闢有來歸之使順適儒雅振振被鄉邑兒童知書曰成德噫天生賢鮮遏抑惟窮而隱徒乃集岳神降靈要終嗇劃然嚮裂應萎哲三山泉谷隱封戢不亾者存此其息高風凜然世所式以詔後人視諸石

北鄰有喪　北當作比

大定二十四年卒年八十四　案博州廟學記大定二十一年立文載去非年八十一正合

趙質　案秋澗集家傳作植易名質梁肅傳大定初上書人卽此

金鏕王絡　鑢當作鏕　王元北並作玉是

薛繼先　字曼卿　此下當加猗氏人

監察御史石玠行部　即武仙傳之行部石子堅

張潛　柔鹰氏遼史拾遺引武淸縣志以爲遼人非也續

夷堅志所云張古人即此

王汝梅　生徒以法經就學者　經中州集作理

辛愿　自是生事益狼狽　狽當作狽

卷一百二十八

循吏傳

序　承海陵彫𠜵之餘　𠜵巳作劾與元本合

盧克忠　貴德州鳳集人　地志作奉集

牛德昌　府尹王伯龍　案傳天德三年合

范承吉　天眷初　眷當作會

凡數千人　北無人字非

所入增十數萬斛　數當作餘

王政　辰州熊岳人也　辰州明昌六年改蓋州史未追

改故仍遼舊稱辰州

及金兵伐宋　金兵二字當削

除同知金勝軍節度使事　金勝軍未詳

遷保靜軍節度使　案地志北京建州作刺史非節鎮

遵古有傳　有上當加子庭筠　案遵古無傳僅附見子

庭筠傳　章紀承安二年六月以澄州刺史王遵古爲

翰林直學士　寰宇訪碑錄昌甯公廟記王遵古撰正

書大定十三年山西汾陽

張奕　字彥微　微當作徽

都統完顏魯補　魯上當加阿

李贍　以爲興平府判官　府當作甫

金兵圍汴　金兵二字當倒

劉敏行　凡遷　凡下元有九字是

傅愼微　嘗著書嘗奏興亾金鏡錄一百卷　案世善堂

書目有之疑僞　寰宇訪碑錄宗城縣宣聖廟記傅愼微撰翟炳正書正隆三年四月直隷大名

劉煥　樞密使僕散忽土家有條結工　條元作絛是

案忽土即師恭

孫德淵　興中州人也　州當作府

趙鑑　案此傳當在孫德淵傳前

石秝元　僕撒掃合　撒元作散是

武都　遷欒州刺史　欒元作灤是

由海道漕遼東粟賑山東　案此事爲元人海運之漸

蘇保衡傳海陵命造舟通州犁師泛海竟趨臨安則在

前矣　北盟會編紹興三十一年七月崔陟上兩府劄
子云金人戰船係是福建人倪蠻子打造七百隻皆是
通州樣子已發在濱州蒲臺縣伺候閱習
紇石烈德　肇州升爲武興軍節度　升上當加復
張特立　元史入隱逸傳
躬耕杞之韋城　韋當作圉　案此据地志歸潛志作汜
之圉城尤非
左丞僕擊　擊元作摯是
固劾省掾高禎輩　固元作因是　禎元作楨是　案下
文作楨歸潛志同

左遷邳州軍士判官　士當作事

王浩　洛陽令張特立　此下當加高陵令宋九嘉葉令

劉從益　案二人皆列文藝不得云無傳想作此傳時

未立文藝之目故止云三人至列傳後必當改加爲合

乃總裁失檢處

三人有傳　三當作五

高陵宋九嘉　五字當倒

葉縣劉從益　五字當削

卷一百二十九

酷吏傳

高閭山　案攷異云閭山死國事可掩其罪故酷吏傳可
省而不及合住者以合住等尤不足錄也
蒲察合住　人知其蠹國而莫敢言　蠹北作蠹非　言
下當加累官祕書監權吏部侍郎
佞幸傳
蕭肄　以手劒釐其口　釐當作務
張仲軻　宋余康弼　康元作唐是　案攷異亦云當作
唐
宋賀正旦使施臣　臣元作巨是　案北盟會編作施鉅
字大任

李通　累官右司郎中　此下當加改左司使宋還紀表

阿里骨列　阿北作河非

拜參知政事　此下當加憂制起復如故紀

曰朕昔從梁王至無懷疑懼　六十字當削作語已見紀

白晝公行　晝北作畫非

大理正耶律道　此卽九十卷名按之移剌道正本傳作

丞

當厚加旌賞　旌北作施非

見白兎　兎已作鹿

於是尚書省　於是二字當改作十一月

拊髀歎曰　拊北作推非

馬欽　嘗仕江南　案宋高紀紹興十五年三月甲子遣

敷文閣待制周京馬觀國史愿諸將程師回馬欽白常

皆還金國

是日起前翰林待制大穎至故復用穎而放欽焉　五十

二字當削　案文已見世宗紀

蕭裕　海陵爲中京留守與裕相結　東京二字當削

裕當削

密謂海陵曰　海陵當削

海陵竟成弑逆之謀者　海陵當削　竟當作後

除裕兵部侍郎　裕當削

海陵雖自良鄉召還　雖當作乃

以裕爲秘書監　裕當削

傾險巧詐　四字當削

海陵殺宗本　海陵當削作遂

海陵既詔天下　六字當削

海陵賞誅宗本功以裕爲尚書左丞　海陵當削　裕當削

海陵以命裕謂裕曰　以字當削　謂裕二字當削

裕爲右丞相　裕當削

裕在相位　裕當側

藥師以其言奏海陵　奏上當加入　海陵當側

海陵以爲忌裕者衆不之信又以爲人見裕弟蕭祚爲左

副點檢　爲忌裕者衆不之信又以爲十一字當側

爲左衛將軍　左北作在非

海陵弟太師兗　海陵弟三字當側作又

而海陵猜忌嗜殺裕恐及禍　而海陵當改作且見其

裕當作終

往結西北路招討使蕭好胡好胡卽懷忠　好胡好胡卽

五字當側

招折前爲中丞以罪免以此得詣懷忠　十五字當削
懷忠問招折　招折當削
因執招折收朗　招折當削作之并
遥設亦與筆硯令史白荅書　遥上當加會
使白荅助裕　白荅當削
命殺白荅于市　白荅當削
點檢徒單貞　點上當加適
遇見白荅問其故因止之徒單貞已奏變事　十七字當削作遂
海陵使宰相　海陵當削作復

裕卽款伏　裕當刪

引見裕　三字當刪

海陵復問曰　海陵當刪

海陵復謂裕曰　謂裕二字當刪

又謂之曰　謂之二字當刪

屯納往之詳茶扎家　之詳當刪

罪當贖　罪上當加議

藥師嘗奏裕有怨望至是嘗之云　十三字當刪　案傳文凡一千四百言三十九裕字三十三海陵與前昭妃傳三百四十言十一海陵十一阿里虎定哥傳七百六

十言十五海陵二十四定哥八藥師奴彌勒傳一百六十言八彌勒五拱字徒單恭傳六百七十言二十三斜也十四海陵十九爲與後秉德傳七百八十言二十四秉德十二海陵唐括辯傳五百四十言二十六辯字十三海陵烏帶傳四百六十言十四烏帶十海陵大興國傳五百八十字十三興國十海陵徒單阿里出虎傳四百六十言九阿里出虎僕散師恭傳六百七十言九師恭十四忽土九海陵徒單貞傳一千四十言三十四貞字十四海陵李老僧傳二百九十言十老僧十海陵等同爲一副筆墨不知此種拖沓文法何自得來大抵世

彙粲海陵蠧惡是以史臣多迎合上旨不厭費辭焉

取明白易曉便可求得美官一時遂爲風尚而圭齋失

于刪削矣

背持國　使宋　案此使紀表不詳當在明昌二三年

承安三年　三當作二

同知安豐軍節度使事　案金州磐安軍節度使治安豐

縣或承安始立時曾名安豐耶

起知大名府事　名當作興紀

不宜典軍馬　軍北作君非

如貨酒樂平樓　樂平元作平樂是　案官志作平樂

卷一百三十

列女傳

阿鄰妻　案阿鄰失詳氏族

韓慶民妻　慶民不屈而死　案慶民節度宜州已降復叛太祖紀天輔七年正月宜州降二月復叛故本紀書法與殺平州張敦固同例太宗紀天會二年十一月閏毋下宜州殺節度使韓慶民世宗節操一語專指其妻言也傳云不屈死非實錄　又案遼史拾遺云天祚亾殉國者寥寥故遼史無忠義傳慶民亦忠義中一人史何以不爲立傳其妻不屈于金而死宜改入遼史列女傳余謂慶民妻當入遼史是也慶民則遼史不應

立傳但以其降金復叛被殺事附見其妻傳中可也

雷婦師氏　刲臂肉　刲北作封非

阿魯眞　乃冒險自拔南走　冒北作胃非

獨吉氏　千家奴之女　千家奴卽思忠

蒲察氏　鄜州帥訥申之女　帥北作人非

完顏仲德妻　親運矢石於城下　陵川集仲德行院詩云夫人徒步自拔來命婦撇礉自我始是也

卷一百三十一

宦者傳

序　惟海陵時有梁珫章宗時有梁道李新喜天政　天

元作干是

梁琉　以閹豎事海陵　豎當作竪　案攷異云當附佞

幸傳是也

宋珪　案攷異云當附忠義傳是也

方伎傳

目　案改次巳見總目以下傳次亦隨改焉

馬貴中　海陵伐宋　海上當加五年正月

去年十月甲戌熒惑順入太微至屏星留退　宋志紹興

二十九年十月辛未熒惑順行犯太微垣西上將十二

月辛酉留太微垣內屏西南星

鎭戎軍地震　鎭上當加二月辛未志

伏陰逼陽　五行志作伏陽逼陰非

二月甲辰朔日有暈珥戴背　十一字當改作七月乙酉

月食九月丙申太白晝見先晃志

前年八月二十九日太白入太微右掖門九月二日至端

門九日至左掖門出　宋志紹興三十年八月癸亥太

白順行犯權大星丁巳犯掖左角少民星

十年十一月　此上當加九年爲高麗生日使

武禎　哀宗至蔡州　哀上當加天興二年六月

天興二年　四字當削

宋帝問曰　宋元作末是

李慶嗣　洺人　洺北作洛非

所著傷寒纂類四卷改證活人書二卷　並見世善堂書目疑僞

針經一卷　亦見世善堂書目疑僞　案諸家書目每好妄列亾書以誇收藏之富未足盡信

紀天錫　大定十五年上其書授醫學博士　案輟耕錄作宋人非

劉完素　乃撰運氣要旨論至注二萬餘言　四十一字當改作大定中嘗自序其說云自漢末南陽張仲景述

傷寒方論以詔後學近世朱奉議本之作活人書間有未合處由未知陰陽變化之道所謂木極似金金極似火火極似水水極似土土極似木者故經曰亢則害承乃制謂已亢過極則反似勝己之化也世人誤似作是以陽爲陰失其意矣因編集九篇三卷勒成一部名曰內經運氣要旨論復宗仲景傷寒雜病脈症方論集成一部三卷名曰醫方精要宣明論且以識病之法歸于五運六氣之化謹率經言二百餘字特舉二百七十七言獨爲一部名曰素問元機原病式又著傷寒直格十卷素問病機氣宜保命集三卷

然好用涼劑 江湖長翁集題養老書云諸子得此書其術中國所傳藥食好涼中土宜用之東南當審處之

以降心火益腎水爲主 腎元作腎是

自號通元處士云 此下當加章宗承安間詔徵不就賜號高尙先生 云字當削 案河間醫學不獨爲金源一代偉人自可卓立千古史家敘次率略并時代不詳大非知人論世之旨故取其自序并附逸事繫年以補之

張元素 自爲家法云 此下當加大定末與完素齊名號曰劉張時論謂完素用藥推陳致新不使稍有怫鬱

正造化新新不停之義苟學者未悉其蘊則劫效目前陰損正氣遺禍後日者多矣元素用藥依準四時陰陽升降而增損之正內經四氣調神之義苟學者未盡其妙則瞑眩之藥終不敢投失機後時者多矣能用其長而無其弊則庶幾乎子雲岐子璧能世其業 案潔古不著書此宋其弟子李東垣評語庶可見潔古之學自足與河間抗衡當世

張從正 其法宗劉守眞 守眞當作完素

多取效 此下當加宣宗朝召入太醫院旋告去名重東

州

號張子和汗下吐法　北無法字非

此庸醫所以失其傳之過也　所以二字當刪

有六門二法之目　二當作三

卷一百三十二

逆臣傳

秉德　起復爲兵部尚書　復下北有後字非

乃與秉德謀弒熙宗　秉德當刪

以秉德爲右丞相　秉德當刪

時秉德方在告　秉德當刪

以秉德首謀廢立　秉德當刪作其

言秉德有福　秉德當削作其

貌類趙太祖　案宋使見宗翰有此語子忠以其孫遂附

會之

秉德妻　秉德當削作其

秉德招刑部侍郎漫獨曰　秉德當削作又

殺秉德　秉德當削作之

追復秉德官爵　秉德當削

施爲佛寺　即壽康宮

唐括辯　海陵謂辯曰至將如我何　一百三十二字當

削改作語詳海陵紀熙宗怒

俱會於辯家　辯當削作其

辯等以刀藏衣下　辯等二字當削作各

辯當言　辯當削

辯因設饌　辯當削

嘗與辯觀太祖畫像　辯當削

海陵指示辯曰　辯當削

由是疑辯益忌之　疑辯二字當削

與徒單拔改　郎下阿里出虎父

後辯子孫上書　辯當削作其

烏帶　言本名烏帶　案諸本並以言本名三字綴于上

唐括辯傳尾烏帶二字提行大誤攷異云可笑之甚是也

烏帶僞平章政事　烏帶當刪

烏帶妻　烏帶當刪作其

故出秉德巳而殺之　八字當刪改作故殺秉德

以秉德世襲猛安謀克授烏帶　十二字當刪　案此授復見下文縱世襲與本封或異亦何必兩番敘出

進右丞相　進上當加遂

海陵與烏帶告秉德事　與元北並作以是　烏帶當刪作其

烏帶獨免　烏帶當削

知烏帶卒百官出朝惡之　十字當削改作知而惡之

詐爲烏帶哀傷　烏帶當削

子塘　塘元作瑭是

大興國　且度興國無罪被杖　興國當削作其

興國固辭不敢　興國當削

興國取符鑰　興國當削

以興國爲廣甯軍　興國當削

再賜興國錢千萬　興國當削

徒單阿里出虎　遂許以女妻阿里出虎子　阿里出虎

當削作其

以阿里出虎爲右副點檢　阿里出虎當削

尙榮國公主合女　合女未詳

阿里出虎伏誅　阿里出虎當削作遂

僕散師恭　本名忽土　本上當加或作思恭　案師恩音近乃異文歧出史以爲改名非也傳首旣題師恭傳中亦作師恭明師恭與思恭無異也　又此傳敘事前半俱稱忽土後半俱稱師恭判若兩人殊乖史法

忽土許之　忽土當削

忽土爲左副點檢　忽土當削

賜忽土第一區　忽土當削

命忽土與蕭懷忠北伐　忽土當削

忽土入辭甯德太后　忽土當刪

斡魯補　補北作袖非

師恭臨刑　師恭當削

遂族滅之　族北作旋非

兄渾坦　此下當加自有傳

徒單貞　忒黑闢剌人也　黑當作里　案顯宗后傳作

里

貞與海陵　貞當削

以貞爲左衛將軍　貞當削

封貞妻　貞當削作其

正隆二年　二當作四

至貞第　貞第二字當削

召貞詰之　貞當削

降貞爲安武軍節度使　貞當削

拜貞御史大夫　貞當削

以貞女爲皇太子妃　貞當削作其

除貞爲太原尹　貞爲二字當削

貞卽引伏　貞當削

貞停職否　貞當削作巳
降貞爲博州防禦使　貞當削
降貞妻爲清平縣主　降貞二字當削作其
轉何中尹　何元作河是
賜貞妻　貞當削作其
帶以妻殞　帶上當加烏元作言以妻殞　案言卽烏帶
之名然本傳及各傳俱稱烏帶
貞妻梁國夫人　貞當削
無何　此下當加故葬王僐傳
貞妻進封梁國公主　貞當削

李老僧　海陵以爲省令史　海陵當刪
使老僧結興國　老僧當刪
終爲海陵取符鑰　爲海陵三字當刪
以老僧爲同知廣甯尹事　老僧當刪
馬牛各二百　二北作一非
老僧由是不忍致亨死罪　老僧當刪
再使小底訛論促老僧　老僧當刪作之
老僧乃與亨家奴六斤　老僧當刪
故搒殺之　此下當加耶
海陵以老僧　海陵當刪作又

遂降老僧爲易州刺史　老僧當側

完顔元宜　部曲錄耶律勸農使人不知其名止以勸農呼之亮寇淮甸除威勝統軍弑亮者此人首謀也葛王立除平章政事　又耶律毋里哥勸農之子自宿直將軍殺亮後除蠡州刺史又除右翼都監

頗涉頗碎　頗北作顔非

紇石烈執中　詔左丞相襄征伐　詔下當加從　征伐當作北征

淶州人　州當作水

李炳　炳當作仲略傳

貪殘專恣至豈容有跋扈之臣　九十七字當削改作語

見鑄傳

武衛軍鈐轄　鈐元作鈐是

由元通門入　元通元作通元是

遽召漢軍　漢上當加大

永定軍節度使　永北作水非

獨文學田廷芳奮然曰　文學紀作介逌

以爲右副元帥　右紀作左

泰甯軍節度使　泰北作奉非

論　世家聲其罪　家當作宗

國欲不亾　亾北作云非

卷一百三十三

叛臣傳

序　故作叛臣傳　元無故字是

張覺　何可輒爲叛逆　可元作若是

張敦固等皆加徽猷閣待制以銀絹擻尚犒軍　十八字當削

入于燕京　此下當加州人執其父及二子以獻紀

貴宋安撫司　安撫司三字當削

困之於甲仗庫　於甲仗庫四字當削

金人識之　金人當作宗望

安中不得已至及金人伐宋　六十六字當削改作安中不得已殺覺函其首以與使人其後伐宋　案此乃史官襲宋文入金傳不知其語氣不合也

子僅言　案昭德后傳作謹言叉考異云不當入此是也

擬改入敬嗣暉傳後

役夫掘地　夫北作犬非

鋃汞　汞北作汞非

賠輔上將軍　輔下當加國

耶律余睹　遼史本傳一名余都姑國族之近者也慷慨

尙氣義保大初歷官副都統其妻天祚文妃之妹文妃
生晉王最賢國人皆屬望時蕭奉先之妹亦爲天祚元
妃生秦王奉先恐秦王不得立深忌余都將潛圖之適
耶律撻葛里之妻會余都之妻于軍中奉先諷人誣余
都結附馬蕭昱撻葛里謀立晉王尊天祚爲太上皇事
覺殺昱及撻葛里妻賜文妃死余都在軍中聞之懼不
能自明被誅卽引兵千餘幷骨肉軍帳叛歸女直會大
霖雨道途留阻天祚遣知奚王府蕭遐買北宰相蕭德
恭太常袞耶律諦里姑歸州觀察使蕭和尙奴四軍太
師蕭幹追捕甚急至閭山及之諸將議曰蕭奉先恃寵

戕害官兵余都乃宗室雄才素不肯爲其下若擒之則他日吾輩皆余都矣不如縱之還紿云追襲不及余睹既入女直爲其國前鋒引婁室孛堇兵攻陷州郡不測而至天祚聞之大驚知不能敵率衛兵入夾山余睹在女直爲監軍久不調意不自安乃假游獵遁西夏夏人問汝來有兵幾何余睹以二三百對夏人不納卒

太祖於國中　國下當加書

沈璋招集居民還業者三千餘遷太常少卿　十七字當改入沈璋傳

今聞汝謀扳　扳北作判非

殺萬餘人　此下當加四年宋主因國信使蕭仲恭付以蠟書託搆余睹仲恭歸上其書而余睹不知也　案太宗之見疑余睹之終叛職此之由豈容略去故據紀補其宋人黃絹間諜結搆書全文載弔伐錄今已錄入交聘表注

余睹留西京　案八年有追討大石事見韓奴石家奴傳此略

余睹謀反　金節要兀室獵居庸關之東憩于山上遥見二騎馳遞者相遇于道立馬交談久而分去兀室疑之命數騎追一人至詰曰爾何人也曰余睹使者以軍前

詣燕山槁里統軍司兀室曰爾適相遇者彼何人也曰彼乃槁里統軍司之詣余睹者兀室曰爾等適立馬話及何事曰問候兀室曰非也問候之語無許久又曰話別兀室曰亦非也話別之語無許久又曰敘家事兀室曰家事故非立馬敘又曰敘往事兀室曰往事亦非立馬敘馳者詞窮面赭又且戰慄不已兀室察其言色兼素疑余睹槁里皆契丹反覆之徒因以詐折之曰我知爾二人爲余睹輩諜者近有人密告余睹槁里反期于今日各有使至我故來此伺之果得爾輩夫何隱焉馳者果余睹議反者也彼謂兀室果知故不敢隱余睹之

敉由是敗粘罕自燕山令兀室西捕余睹兀室至雲中

余睹已走兀室盡誅余睹殘黨

蕭特謀　謀下當加葛紀

移剌窩斡　語在鶴壽傳中　鶴壽當作蒲睹

括里收餘衆趨京　京上當加東

討平之　平字當削

蕭頤　頤當作賾紀

於是白彥恭爲北面兵馬都統紇石烈志甯副之　白上

當加樞密副使　紇上當加開封尹

完顏龔英　完上當加中都留守

世宗使移剌扎八　此上當加大定元年十月

正隆六年　四字當削

吾扎忽　案本傳復有僕散渾坦神土懣此略

詔曰尚書省　詔曰當作又詔

授貞定總管　定字當削

及屯川州武平縣　平當作安

淄州刺史尼厖古鈔兀　淄州刺史當改作慶陽少尹傳

賊詈餘騎　詈已作四百

為驍騎萬戶　為上當加烏延查剌紀

右宣徽使亨　亨上當加宗

以紇石烈志甯爲元帥右監軍　此下當加右副元帥完

顏謀衍紀

謀衍里斜哥　里元作男是

起運在中都弓萬五千箭一百五十萬至懿州　十八字

當改入上發驍騎軍二千文上

平章政事移剌元宜甯昌軍節度使宗敘入見詔使自中

道卻還軍中宣諭元宜謀衍注意經略邊事師久無功

四十三字當刪改作先是平章元宜將入見詔使自

中道還軍令宣諭謀衍師久無功注意經略邊事及甯

昌軍節度使宗敘入見備奏謀衍用兵不合事機狀

案文敘次不明今據紀傳改訂

尙書右丞僕散忠義　尙上當加會

忠義拜平章政事　忠義拜當作卽拜忠義

以大名尹宗尹爲河南路統師使　十三字當刪作以

蠹費財用　蠹北作蠹非

以兵五千　思敬傳作二千

宗亨統之　亨北作京非

與右翼軍戰　與上當加復　右當作左

又其部族皆降　此下當加窩斡西走志甯宗敘追躡至

七渡河敗之踰渾嶺復襲之　案文兩戰不容略去據

紀傳補

溢迪空阿魯帶　空元作罕是

詔右都監完顏思敬　此下當加降

其後宋李世輔　李元作李是

卷一百三十四

外國傳上

西夏　事具遼史　案入紀收國元年乙未爲乾順雍寧

二年其歷世改元已詳交聘表茲不錄

奉詔有之　之當作云

天會二年乾順遣把里公亮等來　天會二年已作三月

辛未

獲二帝　此下當加立張邦昌爲楚國

乃畫陝西分界　案文詳邛伐錄已載入地志

涇原　此下已加路

乃知爲夏將李遇　宋本傳延安帥臣王庶遣諜間其用

事臣李遇卽此

天眷二年國王乾順薨　宋本傳紹興九年六月四日殂

諡曰聖文皇帝廟號崇宗墓號顯陵在位五十四年長

子仁孝立

請置榷場許之　此下當加六年正月復賜以邊地紀

初王阿海等至始遣使賜之　九十一字當改入下如舊

禮文下　案據紀表改移

初慕洧以環州降至詔書責讓之　五十四字當改入上

皇統元年文上　慕洧當作慕洧元作慕有尤非　案

洧奔夏國在天眷元年夏人族洧在天眷二年與宋本

傳紹興十一年六月夏樞密使慕洧弟濬謀反伏誅正

合

詔書褒獎　此下當加乞互市從之紀

完顏達吉不　不字當削

夏遣其武功大夫紐臥文忠等　紐當作紐表

屢以爲請　案表大定四年梁維忠六年李克勤兩奏是也

任得敬抗禦有功遂相夏國二十餘年　宋本傳紹興三十年即正隆五年夏天盛十二年夏封其相任得敬爲楚王

宋以蠟丸書啗得敬　宋本傳乾道三年五月夏臣任得敬遣間使至四川宣撫司約共攻西番虞允文報以蠟書七月使再至夏人獲其帛書送于金人六年得敬以謀篡伏誅

乃減罷保安蘭安榷場　蘭安當作蘭州

先是尚書奏　書下當加省

明昌四年仁孝薨　宋本傳紹熙四年九月二十日仁孝殂年七十在位五十四年諡聖德皇帝廟號仁宗墓號壽陵長子純佑立

承安六年　六巳作五

泰和六年三月仁孝弟仁友子安全廢純佑自立　宋本傳開禧二年正月二十日廢遂殂在位十四年諡昭簡皇帝廟號桓宗墓號莊陵崇宗孫越王仁友子安全立

大安三年安全薨　宋本傳嘉定四年八月五日殂在位四年諡敬穆皇帝廟號襄宗墓號康陵族子遵頊立

族子遵頊立　宋本傳齊國忠武王彥忠之子

金兵敗績于會河堡夏人乘其兵敗侵略邊境而遁使如故　金當作我　其當作我　案衛紀大安二年八月侵葭州韓玉傳三年有幣㳄涇圍平凉事　又案紀崇慶元年三月遣使冊李遵頊爲夏國王十二月謝封冊表同傳略

攻保安州　此下當加犯慶陽府紀

陷溼州　溼當作鞏中傳夾谷守

詔移文荅之　案宣紀貞祐二年八月丁未作責之移文責問　案紀十一月辛未作荅牒

三月攻環州　三當作二紀

三月詔議伐夏　紀在五月

優給其有　有元作直是

起析橋　析元作折是

斬馘甚衆　甚元作其是

詔封還其牒　詔北作討非

慶山奴　奴北作如非

敗夏兵于寇安堡　寇安當作安塞紀傳

宣宗與皇太子議伐夏　案胡士門石倫慶山奴三傳皆無文惟塔不也傳有此語亦空言耳

五月夏人入葭州　案紀五月乙酉歸國人言元兵攻夏

王城遵頊出走西涼傳略

三年閏月　閏當作四

金師敗績　金當作我

是月詔有司　是月當作丙子

乃解去　此下當加十月犯綏德州合達敗之紀傳

詔樞密院　樞北作樞非

自撒連敗之　此下當加十一月攻安塞堡合達追襲之

大潰紀

遣人伐將　伐當作代

三年二月遵頊死　宋本傳嘉定十六年遵頊自號上皇

寶慶二十年殂年六十四在位十二年諡英文皇帝廟號

神宗子德旺立

七月德旺死　宋本傳丙戌七月殂年四十六在位四年

廟號獻宗

嗣立者史失其名　宋本傳清平郡王子南平王晛立二

年丁亥秋爲大元所取國遂亾　案宋金二史皆元代

所修夏主名晛見于宋史而史臣全不檢照以爲失名

疏略乃至于此

卷一百三十五

外國傳下

高麗　高麗國王王楷　案高麗史肅宗明孝王諱熙立于丁丑爲女眞穆宗四年下文有使聘等事睿宗文孝王諱俁立于丙戌爲女眞康宗四年下文有攻戰等事且入紀收國元年乙未文孝已在位十年不應卒然以王楷冠首據始事當云國王王熙據入紀當云國王王俁　又歷世改元亦詳交聘表

保東年山　年已作牟與元本合

穆宗時　東國史略肅宗明孝王諱熙字天常二年東女眞寇鎭溟縣東北面兵馬使金漢忠遣判官康極與戰克之斬首四十級　案此戰事傳略明孝二年戊寅爲

穆宗五年

醫者歸至高麗　史略有東國醫自完顏部來言女眞居黑水者部族日强兵益精悍王使相通卽金之先也

部族日彊　彊元作疆非

復遣斜葛與斡魯罕往聘　史略明孝八年東女眞太師盈歌來朝　案往聘來朝各成史法史略作八年非當在明孝八年癸未卽穆宗十年方與世紀及本傳合

二年甲申高麗來攻　史略明孝八年命門下侍郞林幹伐女眞女眞者本靺鞨遺種散居山澤未有統一盈歌雅束爲其長頗得衆心界上有連山險絕人馬不得渡

間有一徑俗謂瓶頂若塞其徑則女眞路絕故邀功者獻議請出師平之幹與女眞戰于定州城外敗績初內侍林彥主出兵之議直史館李永曰兵凶戰危不可妄動彥當無事時欲出兵生釁不可也王不聽幹又邀功引不戰之兵邀出與戰遂敗復以尹瓘爲東北面行營兵馬都統與女眞戰斬三千餘級我軍死傷陷沒者過半軍勢不振遂卑詞請和結盟而還

輒至杖蔓　杖元作枝是

其嘗陰與高麗往來　其北作兵非

康宗以爲能　史略明孝九年乙酉王薨太子卽位諱俁

字世民肅宗子睿宗　案此卽康宗三年

築九城　史略睿宗文孝二年時咸州以北沒于女眞睿宗有恢復之志將伐女眞發兵十七萬以尹瓘爲元帥吳延寵副之瓘與中軍兵馬使金漢忠左軍兵馬使文冠右軍兵馬使金德珍各統兵由定州分道而進梁維貴鄭崇甫甄應陶等領兵船出麟浦道會之擊破女眞一百三十五村斬四千九百四十級虜一千三十八乃相地築英州雄州福州吉州咸州宜州及通泰平戎公嶮鎭等九城使林彥作記勒功于英州廳壁又立碑于公嶮鎭以爲界凱旋王賜功臣號迎勞之　案二年丁

亥爲康宗五年

罷九城之戍　史略文孝四年還女眞九城初朴景綽金漢忠皆以兵深入敵境多置城鎭爲難守禦尹瓘不聽卒如其言再出師亦未免敗衄之責時羣議多不同王猶豫未決諫議金緣曰人主之取土地本欲育民也今爭城而殺人莫如還其地而息民王然之盡以九城還之女眞來謝獻金　案四年己丑爲康宗七年

命如右撤喝　右元作古是

卽當別議　史略文孝十二年改抱州爲義州防禦使以鴨淥江爲界置關防金兵攻遼遼耶律甯與常孝孫等

牒我甯德城以來遠抱州三城歸之遂泛海而遁我兵入其城收兵仗錢穀甚多　案十二年丁酉爲太祖天輔元年歸城事傳略

增築長城三尺　史略文孝十四年增築長城三尺金邊吏發兵止之不從金主飭邊吏毋得侵軼生事

可常遣人偵伺　史略文孝十八年癸卯王薨太子卽位·諱楷字仁表睿宗子仁宗　案此卽天輔七年亦天會元年

使習顯　此上當加七年　案下文稱先父國王當爲恭孝嗣位改元之癸卯歲

此與先文國王之書　此北作比非　文當作父　案二國盟誓未定訃報不通故有此誤

高隨斜野至命高隨等還　案文五十八字又見表

同知南路都統鶻實荅奏至雖捷必罰　案文五十四字又見紀

一依事遼舊制　史略仁宗恭孝六年宋遣刑部尚書楊應誠等來諭假道迎問二帝于五國城王荅書曰若使節假道入境金必猜疑生事不敢奉命且附表以謝應誠不受而去　案恭孝六年即天會六年此事與本傳有涉故附錄

六年楷薨　史略恭孝二十四年丙寅王疾大漸傳位太
子晛薨太子卽位字曰昇仁宗子毅宗
高麗使者別有私進禮物　案此事與宋史本傳紹興三
年崔惟清同
王晛弟翼陽公晧廢晛自立　史略毅宗莊孝二十四年
八月李普賢院武臣鄭仲夫等殺扈從文官以王還宮
迎王弟翼陽公晧卽位放王于巨濟縣初金使來相金
敦中甚驗毅宗異之亦使人問曰寡人壽幾何使曰滿
朝臣盡逝然後有臨川之患及庚寅之亂文臣皆被害
而王亦遇淵上之變　又晧字之旦毅宗母弟明宗

太宗正丞乣　太元作大是

其言與前表大槩相同　史略明宗光孝元年遣工部郎中庾應圭如金作前王使上表告以讓位金主曰廢兄篡位造飾虛詞欺罔上國合行天討應圭辯對不屈不食五日立庭待命金主嘉其忠乃授回詔慰而送之仍遣完顏靖詢問前王傳位事故王稱前王已避位出居他所病篤不能就位拜命路又險遠非使者所宜往以故不得見前王王乃具前王表附靖行　案光孝元年辛卯即世宗大定十一年世宗紀及本傳皆不載庾應圭事史略似屬緣飾即其事果眞亦篡賊之死黨耳何

忠之有

是歲十二月將盡　月北作年非

詔執徐彥甯等　執北作報非

王晧定趙位寵之亂遣使奏謝　史略光孝四年西京留守趙位寵起兵討鄭仲夫李義方檄召西路諸城岊嶺以北皆應之平章事尹鱗瞻率三軍至岊嶺與戰敗績西兵陷和州西北郡皆陷後一年鱗瞻與將軍杜景升元德秀等攻拔西京城斬位寵　案四年後一年爲大定十五年王寂拙軒集送田元長接伴高麗奏告使詩云蝸國弄兵貪裂地螳臣將命自呼天卽此

晫權國事　史略光孝二十七年秋九月崔獻宗廢王放于江華立王弟平涼公旻改名晫靖孝元年金宣問使孫俁來詰遜位事必欲親見前王授詔門下侍郞趙永仁曰前王養疾南州計程三十日乃至俁曰苟如是不必親授遂傳于王

是歲晧甍　晧下當加廢泰和二年　史略靖孝五年前王甍于昌樂宫　案五年壬戌爲章宗泰和二年

晫嗣立　史略晫字至華明宗弟神宗

王晫甍子韺嗣立　史略靖孝七年王患疽傳位太子移御德陽侯邸甍　又孝成王諱德改韺字不陂神宗子

熙宗

詔從之　此下當加崇慶元年王䄄廢漢南公禩嗣立

史略元孝王諱禩字大華明宗子康宗　又崔獻忠廢

王立漢南公貞改名禩康宗元孝元年遣中書舍人李

儀如金奉表請命金遣大理卿完顏惟基來冊立金使

欲入自儀鳳正門知奏事琴儀往諭曰天子巡狩方岳

自古有之若大國駐小國當入自何門耶使答曰天子

出入捨中門而何儀曰然則人臣由正門可乎使屈乃

入西門

王䄄薨嗣子未行起復　䄄當作禩　案王䄄廢後不詳

甍年此乃祺也據下文及史略可考　史略元孝二年王不豫傳位于太子晪甍太子卽位　又安孝王諱瓛字大明舊諱晪又改㫜康宗子高宗　案安孝元年爲宣宗貞祐二年
又不可以草土名衙署表　土北作上非
興定三年　案宣紀興定二年四月蒲察五斤表奏遼東便宜阿里不孫貸糧高麗不應以兵掠其境上命五斤詔諭使知興兵非上國意又表以詔付行省必闞出諭貸糧開市二事傳略
然自是不復通問矣　史略安孝七年義州別將韓珣郎

將多智等殺其防守將軍以叛附東女眞兵馬使金君綏遣使寄書于元帥弓哥下誘誅之　案安孝七年爲興定四年

國語解

官稱　都勃極烈　勃極烈巳作貝勒滿洲語管理衆人之稱下字堇義同　案官志三字官長之皆稱撒改傳云尊官也解云猶漢冢宰似附會

諳版　巳作按班滿語大臣也舊作夷离畢　案熙宗諸子傳贊漢語云尊官也官志云尊大之稱

官之尊且貴者　且北作漢非

國論　案此官獨有兼稱斜也兼戾撒改兼忽魯阿㒺合
懣兼乙室餘不多見
移賚　賚當作賚
乙室　已作伊實唐古特語智慧也　案與解迎迓之官
異
札失哈　當作阿舍紀志傳
詳穩　已作詳袞索倫語理事官也　案說已見塗山傳
烏魯古　案官志羣牧注言滋息也
補　合札親軍也蒲里衍謀克之副兵志　閘剌漢語行
人也安禮傳　案說已見官志　又官志詳穩注麼忽習尼昆

羣牧注掃穩脱朵並無解

人事　蒲陽温曰幼子　已作費揚古　案歡都胙王元傳皆云幼弟也解小異

按荅海客之通稱　已作塔哈滿語客也　案元太祖紀注按荅華言交物之友

什古乃瘠人　已作實庫乃滿語撒袋內襯格也解異

撒合輦黧黑之名　已作薩哈滿語小園也解異

阿里孫　里下當加不

阿里喜圍獵也　案兵志士卒之副從

拔里速角觝戲者　已作巴爾斯滿語巴爾虎也

兀朮曰頭　巳作烏珠滿語頭也

粘罕心也　巳作尼雅滿滿語心也又作尼堪滿語漢人也　案宗翰傳本名粘沒喝漢語譌爲粘罕

石哥里　當作石里哥

烏古出方言曰再休　案本傳云殘忍非義

凡事之知者曰石倫　知元作先是　石北作后非

習失　矢元作失是

補

僕鸞漢語惡瘡也世紀　搖手而拜爲撒速禮志　烏魯斡魯注思版皆福壽語烏魯傳　烏古迺厚有福德烏古出傳　子爲阿渾宗義杲傳　賽咽好也國志柳邊紀略宵

古塔俗尚少者遇老者于途必鞠躬垂手而問曰賽音賽音者漢言好也金史作賽痕

夫謂妻爲薩那妻謂夫爲愛根國志

附

大石已作達什唐古特語吉祥也 烏祿已作烏嚕滿語是也 斜也已作含音滿語色白也 撻懶已作達蘭蒙古語七十數 斡离不已作活里布滿語使留也 烏帶已作烏達滿語買也 痕德已作赫德滿語渣滓也 習古迺已作實古納滿語審問也 唐古已作唐筈滿語百數也 阿魯帶已作阿嚕岱蒙語山陰也 婆盧火已作博勒和滿語潔淨也 鐸剌已作道喇蒙語下也 突吕不已作圖魯卜蒙語形勢也 阿朮魯已作額蘇倫蒙語梵天也 阿忽帶已作阿固岱蒙語寬也 速魯已作蘇嚕克蒙語牧羣也 合住已作和卓滿語美好也 呱頭已作奎騰蒙語冷也 蒲捏已作佛宵

滿語羣也

斅英已作固雲滿語才能也

孛迭兒已作拜達勒蒙語形象也

咬查剌已作伊札爾蒙語根源也

法心已作佛紳滿語柄也

涅兒已作那爾蒙語和也

忸哥已作孟克蒙語經常之經也

斡赤已作鄂爾齊蒙語金剛也

阻轐已作準布滿語提撕也

斛羅已作呼嚕滿語手背也

高琪已作果勒齊滿語中心也

屋質已作烏珍滿語重也

習捏已作實納滿語新也

乃蠻已作奈曼蒙語口口也

撒都剌已作薩都拉滿語結親也

邇离不已作庫哩布滿語被咬住也

也速已作伊蘇蒙語九數也

察八已作徹伯爾蒙語廉潔也

脫出已作達春滿語敏捷也

捨例已作錫里滿語選拔也

忽剌出已作呼喇楚蒙語積聚也

揑古剌已作尼古喇蒙語罪孽也

哇已作斡滿語氣味也

伯已作拜蒙語不動之謂也

卜魯

罕已作布爾罕滿語佛也　素溫已作索瑯滿語黃色也　高十已作杲實滿語疼愛也　霸奕魯已作巴圖魯滿語勇也　鄂陽已作普延滿語色白也　捺鉢已作巴納滿語地方也　囘离保已作和勒博滿語聯絡也　剌履已作拉里滿語爽利也　术華黎已作穆呼哩滿語禿尖也　敵列已作迪里索倫語頭目也

一一

物象　案此條與下物類何異而分門陋矣中間改去太神斜晉活臘胡三解入上人事其餘皆可與下物類併為一條

忒鄰海也　已作特里蒙語齊整也解異

鋨术可珠也　已作尼楚赫滿語珍珠也

沙剌衣褋也 巳作舒嚕滿語珊瑚也解異

補 納葛里漢語居室也活羅漢語慈烏也 世紀 列諜

腰帶也 謝里忽傳 必剌河稱 說見地志遼陽下 又世宗紀

大定二十五年十一月速撒海無解

附 婁室 巳作洛索滿語極溼難耕地也 達魯河 巳作達倫滿語飲馬處也 魯

不古 巳作羅卜科滿語淖泥也 野里 巳作伊爾滿語鋒刃也 渾䣛 巳作

琿楚滿語冰粎也 留斡 巳作瑠和滿語海白魚也 散覩 巳作索多蒙語烏翅

大鋼也 阿速 巳作阿蘇滿語網也 喝魯 巳作赫嚕滿語車輻也 粘

沒罕 巳作尼瑪哈滿語魚也 抄剌 巳作伊喇蒙語柔也 窩斡 巳作斡罕

滿語袖頭也 阿散 巳作阿薩爾蒙語閣也 剔思 巳作舒蘇語高梁也 蒙

胡沙虎已作呼沙呼滿語鵰鴞也　實理門已作實勒們滿語鷂子也
阿興已作愛新滿語金也　鬆哥已作蘇赫滿語斧也　粘合已作聶赫滿語
鴨也　鐵哥已作特爾格滿語車也　禿剌已作圖剌蒙語杜也　謀魯
不兒已作烏蘭巴兒蒙語紅虎也　斜軫已作色軫滿語車也　白苔已作
布達滿語飯也　兗底已作希達滿語門簾也　巴葛剌已作喝布拉蒙語天
靈蓋也　托古已作託古蒙語釜也　不吾剌已作保剌蒙語駱駝也
抹只已作穆濟滿語大麥也　懶篤已作罕都滿語稻也　蒲莧已作布希
滿語臙也又去毛鹿皮也

補地志・得勝陀國言忽土皚葛蠻注會甯　化成關國
言曷撒罕西注曷蘇　東梁河國名耳魯忽必剌注淥陽

注

清河國名叩隈必剌坥婁注　陥泉國言落字

魯臨潢注　龍駒河國言喝必剌長泰注　白濼國言

勹赤勒桓州注　燕子城國言吉甫魯灣柔遠注　苑

北羊城國言火唵柔遠注　狗濼國言拂恩尼要寶山

注　日月山國言揑里塞一山寶山注　古北口國

言留斡嶺密雲注　松亭關國言斜烈只灤州注　合

斯罕關齊傳復州　居庸關國言查剌合攀昌平注巳作齊喇

哈番查剌滿語嚴也合攀滿語官也

姓氏　此文全本陶九成輟耕錄爲數三十有一皆譯姓

者　案世章兩朝詔女直人不得譯爲漢姓如完顏曰

王蒲察曰李石抹曰蕭移剌曰劉雖有譯語仍禁改稱

若徒單稱孟氏朮要甲謂趙氏古里甲易吳氏烏古論

改劉氏女希烈孛朮魯爲高氏耶律爲王氏此則不用

譯語竟自改稱故尤禁之也

金史詳校卷十

同治癸酉四月己酉朔烏程汪

曰楨校寫于會稽學署說經堂

金史詳校卷末

烏程施國祁學

史論五荅

楊拙園手錄全謝山與杭堇浦論金史五帖見示并書云南宋雜著小種甚多而宋金二史卒不取之識疑久矣比讀謝山內外集見其引辯詳博有契於心錄呈備攷因作此以荅之行間雜入小注亦以書事稍僻惟恐不出於人之意時重光協洽壯月也

荅一 內集第三帖

金初國褎朝廷獨重部族卽君漢人不得廁其間雖劉彥宗時立愛等能得君而居大位僅鎮平州燕京不入上京

其召入上京在帝左右者惟韓企先一人後韓昉亦入上京侍熙宗企先於天會十二年拜右相奈紀文脫略太宗紀天會十二年脫書拜右相事熙宗紀皇統六年薨前不見一名傳語盜襲嫌田瑴黨禍碑文多槩括語傳襲用之故止五百字治功多失詳本傳世宗云企先關決大政不使外人覺知第據入見時太宗驚異有朕昔夢此人今果見之之語熙宗方位諸版視同四晧其內廷祖孫授受明良際會密議良多惟是西京元帥功高勢横蔑視本朝隱爲心腹大患夜半前席當必借籌及之明年太宗崩熙宗卽位幼主年少氣銳忌權畏逼旦夕刺心不改元不立后不恭水等事設使調劑偶疏君臣間隙一開或致猖狂犯闕非若後日宗磐撻懶之叛可以一旅悉殄者曾

粘罕一聞哀詔奔喪入朝此事紀傳皆失載据集禮知當在二月乃一大關節卽留任太保獨領三省隆王爵而放兵權猛虎入穽稍就束縛又爾時武功將戢文治漸興朝章設施大興並舉追謚太祖后妃改葬太祖定三國朝儀太皇太后崩葬追尊九代祖頒大明歷等雖其桀驁性成僭在駿奔未執異議集禮十三年三月尊謚太宗右丞相宗翰攝中書令進冊九月尊謚徽宗右丞相宗翰攝太尉奉寶且自念勳業小就亦不肯輕肆狂謀迷其進退優柔饜飫盡救兇鋒不二年而高劉伏法竟以隱忍沒地十五年七月乃知企先坐鎮中朝潛消默奪能使少主無殺大臣之名而大臣得以功名終可謂得賢相之體審是而粘罕事可知矣惟粘罕之待宋人貪暴已極南人恨之入骨意謂

必受惡報誰料其得保首領以歿而好事者張匯金節要因撰造牙軍一敗獄中一書粘罕獄中上書云臣聞功大則謗興德高則毀來此言是也自振古之論以周公之聖也當成王卽政之日以言其業則未盛也以言其時則未太平也以言其君則幼君也周公是時建功立事制禮作樂盡忠竭力勤勞王家公之功德編于詩書流傳于天下自古及今于世無媿焉尙有四國流言誅弟之過也況後世不及周公者乎臣今所慮者輒敢辨于陛下念臣老矣臣于天會之初從二先帝破遼攻宋兵無五萬之綴糧無十日之儲長驅深入旌旗指處莫不請命降遼宋二主及血屬並歸因虜遼宋郡邑歸我服圖方今東瀕大海西徹狠溪南連交廣北抵室韋罔不臣妄然以大金創基洪業繼治盛朝先帝所委臣之力也又扶持陛下幼沖以臨大寶南面天下成王之勢之臣功勤過于周公之日賴成王之聖慮也令臣雖出其言在陛下祭其情臣再陳前日之罪御林牙兵怨然猖獗干冒陛下用臣出師之任臣受命欲竭駑鈍之力盡淺鮮之謀以狂草指日可定不期耶律滔伏沙漠後反交攻凡三晝夜勝負未分猶可力戰涂杜亢慢草已歸人馬陳死御林牙兵知

我深入重地前不樵蘇後又糧斷所以王師失利又副將外家心生反逆背負朝廷外家之反叛有其由也知父兄妻子並作御林牙軍兩軍發難其外家將軍下數千騎自亂我軍使臣不得施此大敗之罪也非臣怠慢願陛下察臣之肝膽念臣有立國之功陛下有繼統之業貸臣螻蟻之命嗚呼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臣嘗有此志貪戀陛下之聖意眷慕陛下之宗廟躊躇猶豫以至于此使臣伊呂之功反當長樂之禍願陛下釋臣縲絏之難成臣五湖之游誓竭犬馬之報汗以卑辭幷高慶裔臨刑數語慶裔臨刑粘罕哭別之慶裔曰我公早聽某言事豈至今日某今死矣我公其善保之誣爲謀反確證必使身敗名裂而後已特不知牙軍何賊戰敗何地遑茲小醜何勞都帥親征偶爾小負何遽大功鐫沒又書所引成王周公交虞五湖等字繆陋不堪乃南宋蒙師之稍能把筆者爲之即慶裔之語不過胥小私恩勸其初不奔喪繼乞西帥免

受朝廷節制耳抑不知果有此語否豈得卽以謀反陷之乎且諦觀荅詔意旨下粘罕詔門下先王制賞議罰賞所以褒有功非濫恩也罰所以誅有罪非溢怒也朕惟國相粘罕輔佐先帝曾立邊功迨先帝上仙朕繼承丕業眷惟元老俾董征誅不謂持吾重權陰懷異議國人皆曰可殺朕躬非敢私徇奏對悖慢理當棄礫以彰厥過嗚呼四皓出而復興漢室二叔誅而再造周基去惡用賢其鑒如在布告中外咸使聞知與獄書風馬不涉此乃誅撻懶天眷二年入月詔文傳會成獄者文云曾立邊功指撻懶六部都統事粘罕不止邊功也眷惟元老指其屬尊非必高官陰懷異議指其倡議以河南地與宋獄書辨寃有何異志皆曰可殺指上變者二叔卽宗磐宗雋七月誅四皓卽企先皆援實事非泛引也或曰能造僞書不能撰僞詔乎非也宋金誓

約凡大詔令兩界必有關牒故藉詞牽合以陰蝕之則可若竟杜撰奈當日耳目何又威烈皇帝本傳不載不知兀术亦謚昭烈皇帝見征蒙記皇統濫爵巳爲正隆削降又或以熙宗厭惡老臣夫粘罕豈止厭惡哉然天眷以來熙宗尚未酒荒至其孫秉德復爲右相乃中海陵奸謀是時眞酒荒矣大抵宋人承紀遼餘習元好問耶律貞銘通鑑長編及亾遼錄北𨙶備問等書多敵國誹謗之詞可盡信耶其說金事之謬有三一曰傳聞一曰附會一曰誹謗皆不甚足憑史世紀凡叢言松漠紀聞張棣志等書皆無足取而數百年讀書人多惡視金源左袒南宋每得無稽之野史其尤謬者鈔本無名氏竊憤南遷二錄予金源雜興第二卷僞書詩中深斥之即刊本宇文懋昭大金國志亦不可盡信咸喜

談而樂道之而金史又多脫略嫌諱尤非易讀讀者稍加
洗獄輒嗤爲疏謬雖大家不免卽此誣獄一事熙宗紀中
宗翰傳後本無可載無巳因細疏熙宗初政右相韓企先
當日事狀作粘罕對證其誣可立辨矣予雜與第一卷粘罕誣獄詩注巳略言之惟以獄書爲江南蒙師所撰荅詔自屬撻懶無與粘罕
事爲作僞者竄合古來未經道破此係鄙解不識有當否

荅二 外集第一帖

范石湖高宗輓詩注載宣亮二主皆在聘使中帖云語甚
苑唐是也攷弔伐錄金初與宋通使例遣孛堇一人遂渤
海各一人專取桀黠有口辯者借官以出惟時郎君總事

貴重臣相拜不爲禮豈肯輕使下國故熙宗皇統以前入宋者並無完顏與主宣巳自無涉更据交聘表原表甚略用鄙著本皇統二年至海陵天德二年多在紹興時完顏使宋者凡六人二年三月册宋使禮部尙書宗表無傳宗室表宗字兄弟行二十六人中無此名係同部人梓宮使點檢賽里宋高紀作宗賢乃斡魯孫見本傳末三年十一月賀正使宣徽華無傳表亦無名亦部人五年四月生辰使點檢宗宋楊愿傳作畢尹乃斡論子有傳七年四月生辰使點檢卞爲太宗後表云世次無攷北京留守見海紀宗本傳與列傳者不同十一月正旦使點檢宗藩無傳二十六人中無此名亦部人天德二年正

月報諭使指揮思恭郎思敬石士門子有傳二月生日使兵部尚書元宜乃耶律氏賜姓俗呼勸農使者見逆臣傳自此至紹興末遂無之與主亮又奚涉哉惟天德元年十二月賀正使黙檢充本名梧桐時海陵方行弑逆畏宋伐謀重其事故遣親弟因在都亭病亟不克入賀遣使追回以副使劉箴代行葢因此事致有附會之說第石湖究以使事未實此詩竟不經進改本以呈是條辨正已與劉一止苕溪集陸放翁劍南集等詩辨略載入金源雜興第一卷齊國劉豫詩注矣

宇文虛中兩傳金史以才負謗死宋史以忠被誣死說者多據在金三詩以證其忠豈知三詩非出于一時不盡然也其一云云滿腹詩書漫古今頻年流落易傷心南冠終日囚軍府北雁何時到上林開口摧頹空抱朴脅肩奔走尚腰金莫邪利劍今誰在不斷奸邪恨最深指恨王時雍耿南仲輩庸奸誤國爲天會四年計議使被留時作其二云云遥夜沉沉滿幕霜有時歸夢到家鄉傳聞已築西河館自許能肥北海羊回首兩朝俱草莽馳心萬里絕農桑人生一死渾閑事裂眥穿胷不汝忘盜痛徽欽北狩辭氣悲壯似有狥節之意爲六年祈請使再留未降時作無如金人優縻宋官縻以好爵王繪甲寅通和錄載李聿興言本朝制度多是宇文相公所定眞是喜歡時復支賜宅舍都滿虛中自念故國已非新恩甚渥遂爾負才惜死忍汙朝命卽有議禮制度

杳粘罕詔書武元碑撰增謚冊文見集禮等事其三云云不堪垂老尚蹉跎有口無詞可奈何强食小兒猶解事學妝嬌女最憐他故衾愧見霑秋雨短褐甯忘折海波倚杖循環如可待未愁來日苦無多乃皇統初家屬北歸後作葢虛中去國已十餘載春來何處風吹不歸王灼碧鷄漫志有詞云寶幡彩勝堆金縷雙燕釵頭舞人間那識春來處天際雁江邊樹故國鶯花問誰主歎憔悴幾番羈旅把酒祝東風吹取人歸去舊許為牧羊之蘇今改而為循環之李英雄氣短兒女情長尤無俚之甚矣且金人以遼亾不懼遼故二韓相繼入相宋未亾尚懼宋故宇文輩止領閒職不假重權何自有國師之命陰結死士謀挾故主南奔之事其當辨者凡有五焉自廢齊差除後鄜李孔徐張趙諸將馬祝馮李諸官散處各路少

主又居上京皆遼隔百千里外不知所約何時何地一也又金人諜知南朝深鑒明受之禍因流言少主脅制高宗彼岳武穆尚以小皇一奏觸忌斃獄果使虛中挾之南歸實逼較甚何處頓放其才且出海陵下我知斷不爲此二也又諸書言兵仗南奔先發不克似以兵死者而宋傳祓誣焚死乃與金傳略同三也又言連結中外官守多至七十餘人何以鞫治時其家一無書字蹤跡止取圖書爲反具四也周益公二跋亦祇痛宇文以流言搆禍一門并命極表其忠深著賊檜之惡乃謂虛中眞有鴈足帛書而不得遂夫諸留人刺事上京張孝純獻策中州皆達臨安試

問此書果誰寄之而誰復得之耶說更誣矣五也要之宋事無徵而金史之言謗訕則可據葢宋人南渡受侮已極朝野冤聲尤多著錄士印活板濫刻甚衆傳本之入北者大率叫囂怒罵慢侮北人之語宇文家籍頁必有之卽謗書爲反具抑復何疑更攷虛中入金所著不槩見可見者惟此三詩一惟劉壎隱居通議載北人龍波子琴譜一序語極揶詞揄口角竊意龍波當爲虛中晚年自號龍溪之譌故定爲宇文作亦可据之一節也善夫椒邱何氏曰金人得于所見而不能無所諱宋人得于所聞而亦未究其心要難與死節者比此論最合豈有舍洪忠宣未覩如之鄙棄爲未

實而反据程宏圖之疏李大諒之記爲足憑乎後之說者當詳味三詩核諸時事思過半矣高士談在金曾撰飲仁謚冊文最佳見集禮又篆固倫墓額見松漠紀聞及藏金儒鳴玉寶琴者見雲烟過眼錄亦虛中一流人而以爲同謀則非也

荅四 外集第四帖

于侍郎欽非地志家著齊乘一書多臆說卽志濟南豈獨劉豫墓𡿺哉顧亭林山東攷古錄指其誤華不注爲靡笄誤平臺城爲故軍不識漢志句讀以鄒縣改鄒平不識晉志闕文以梁鄒入鄒縣不識唐志錯刻以菅城爲營城又元魏城西之大明湖謂卽宋城內之大明湖唐之鵲山湖

亭謂卽宋城上之鵲山亭引水經湖水側城北注文下卽接上承東城歷下泉語湖歷相混歷城志並詆之是也又言金初劉豫置濟陽縣大定六年避金主允濟諱改曰淸陽夫以皇子諱改縣名必無此例史志亦無改淸陽之文且允濟終于太子未爲金主況在世宗朝而豫稱太子爲金主有是理乎去金亾不數十年其帝系已誤矣惟記濟南讀書堂有王秋澗題當年齊相讀書堂此日金華表佛幢碧色尙餘書帶草綺疏猶是聚螢窗一詩是爲豫作他無可證竊意鵲山墓嶽固屬譌傳而御莊石馬自在必謂上京兩世不能歸骨阜城亦非篤論蓋阜昌諸孫有千戶

斷權府事恩總管濟等見于遺山集賦山水及書懷詩又江城子詞學古錄福建總管墓碑二書載其世爲大名人土著尚如舊也更攷松雪集有送于思容詩云若到濟南行樂處城西泉上最關情題爲山東廉訪照磨正其官所著書時乎

荅五 外集第五帖

河渠志載始于大定初年故云金克宋兩河悉畀劉豫豫亾入金數十年決塞遷徙無定亦知熙海二朝曾有河事多順文略去而天會間劉豫事尤不數及若非齊乘載其堰濼水分響河以益小淸則阜昌治績墟矣惟于氏以導濼水爲導小淸并改大淸爲古濟水則大非蓋北淸河故

道濟水最南漯水在中河水最北禹貢錐指引黃子鴻說與閻百詩同此古來河流遷變之大端亦古來志水家承傳之經論豈可以臆見撰造漫誣後人哉鄙著詳校中自引齊乘堰濼外略采諸書如大金國志李固渡一則夷堅志陽武下埽一則齊乘馬車瀆一則爲皇統時事中州集劉迎河防行一則爲正隆時事並據原文注入小小補綴難免罣漏謬承足下愛我錄文備攷敢不竭所見以對奈諸書自寓灾被焚後無由再輯如上數篇半從記憶而得畫影標題何以仰副盛意足下今之謝山弟其敢謬承堇浦耶中有未是處幸更有以教我

金史詳校卷末

同治癸酉四月己酉歙鳥程汪日楨校寫于會稽學署說經堂